

妇 人 规

明·张景岳 著

罗元恺 点注

广东科技出版社

妇 人 规

明·张景岳 著

罗元恺 点注

•

广东科技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印张 250,000字

1981年8月第1版 1984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册

统一书号 14182·105 定价 1.65元

目 录

张景岳的学术思想及其对妇科的观点简介	(1)
景岳有关论著原文摘录	(10)

上 卷

总论类

妇人九证	(21)
论难易	(22)

经脉类

经脉之本	(25)
经脉诸脏病因	(28)
经不调	(31)
调经论外备用方	(42)
血热经早	(46)
血热论外方	(51)
血热经迟	(52)
血寒经迟	(54)
血寒论外方	(56)
血虚经乱	(58)
肾虚经乱	(68)
经期腹痛	(76)
经痛论外方	(85)

崩淋经漏不止	(88)
治崩淋经漏之法	(90)
崩漏论外方	(107)
杀血心痛	(109)
热入血室	(111)
辨经色	(116)
血枯经闭	(118)
经闭论外方	(125)

胎孕类

胎脉	(126)
胎候	(129)
安胎	(134)
安胎论外方	(159)
恶阻	(163)
恶阻论外方	(167)
胎气上逼	(167)
胎漏	(171)
胎漏论外方	(177)
妊娠卒然下血	(177)
胎动欲堕	(182)
数堕胎	(185)
胎不长	(190)
鬼胎	(191)
妊娠药禁	(194)
妊娠寡欲	(198)

下 卷

产育类

滑胎	(201)
催生	(202)
滑胎、催生论外方	(204)
稳婆	(207)
产要	(208)
六逆产	(213)
胞破产难	(215)
胞衣不出	(217)
胞衣论外方	(219)
气脱血晕	(219)
儿初生	(222)
子死腹中	(223)
死胎论外方	(224)
产门不开、不闭、子宫不收	(225)
小产	(227)
小产论外方	(231)
下胎断产	(232)

产后类

论产后大补气血	(235)
论产后三禁	(239)
产后腹痛	(240)
产后发热	(248)
产后乍寒乍热	(256)

蓐劳	(258)
产后喘促	(261)
喘嗽论外方	(264)
产后恶露不止	(264)
血不止论外方	(266)
产后发痉	(266)
产后大便秘涩	(267)
产后杂证方	(268)

带浊梦遗类

带下	(271)
带浊论外方	(281)
白浊遗淋	(283)
淋浊论外方	(286)
妇人梦与鬼交	(286)

乳病类

乳少	(289)
乳出	(290)
吹乳、妒乳	(292)
乳痈、乳岩	(294)

子嗣类

宜麟策	(297)
时气	(298)
阴阳	(299)
地利	(300)
基址	(301)

十机	(302)
畜妾	(305)
药食	(306)
用药法	(316)
饮食	(318)
男病	(319)
女病	(320)
盈虚吟	(321)
辨古	(321)
述古	(324)

癥瘕类

论证	(325)
血癥	(326)
食癥	(334)
气瘕	(336)

前阴类

阴挺	(350)
阴肿	(351)
阴疮	(354)
阴痒	(356)
阴冷	(358)
交接出血而痛	(360)
附一：《类经图翼·针灸要览》	(362)
附二：方剂索引	(364)

张景岳的学术思想及 其对妇科的观点简介

一、生平及著作

张介宾，字会卿，号景岳，别号通一子。山阴人（今浙江省绍兴）。约生于明朝嘉靖四十年，卒于崇祯十二年（公元一五六一至一六三九年），享年七十八岁。早年曾游于现今东北、朝鲜、华北、山东等地。他博学多才，读书不重视当时的科举考试，而喜欢研习医学、兵法、天文、地理、音律、术数、哲理等。对于诗、书、易、礼、春秋及诸子百家，无不阅览，尤其对于《易经》的哲理研究较深。在京师，曾随当时的名医金英（字梦石）学习，尽得其传。并“从其尊人寿峰公之教，得观《内经》”。由于学有渊源，为致力于医经的研读并为以后编成《类经》和《类经图翼》等著述打下基础。中年以后，专研医药。他一生治学严谨，勤于著述，不断实践，勇于创新，是一位著名的医学家，时人称之为当今之仲景。他坚持了四十多年的撰写工作，编有《类经》三十二卷，《类经图翼》十五卷（内《类经附翼》四卷），共数十万言。他晚年结合一生的临床经验写成《景岳全书》六十四卷，凡一百多万言，内容从中医基本理论、中药、方剂、诊断、内科（包括伤寒、杂病）、外科、妇科、儿科等，无不包罗。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张景岳发挥了自己的见解和创制了不少新方。此外，另著有《质疑录》一卷（载于《医林指月》），内容扼要地对前人某些见解加以评议或对自己早期的言论加以修订。总观景岳的论著，不仅博收广采，善于继承，并经过一番研究整理工夫，加以总结，使

中医理论更加系统化。如《类经》是采取“从类分门”之法，把《灵枢》、《素问》综合整理，达到“条理分，纲目举，晦者明，隐者见”的境地，以便于后人的学习和检阅。又如《景岳全书·传忠录》有辨寒、热、虚、实、表、里、阴、阳等篇，这是中医八纲辨证的章本。他在各种著述中不断提出自己的见解和经验，丰富了中医学术内容，以视那些只汇集前人之说而成书，毫无定见者大不相同。虽其中有些见解不免有所偏，如说“实而误补，不过增病，病增者可解，虚而误攻，必先脱元，元脱者无治矣”。有时也参杂一些形而上学于其间。如说：“象数未形而理已具。”“未有天地之先，毕竟先有此理（《类经图翼·运气》）等，但从总的来说，瑕不掩瑜，张景岳仍不失为一位既有理论又有临床经验，既有继承又有发扬的医学名家。他对后世影响颇大，功不可没。

二、学术思想

景岳对于医经的研究，造诣很深，故其学术思想，主要渊源于《内经》，他特别重视阴阳学说，“阴阳者天地之道”，是自然现象的哲理基础。在《类经·阴阳类》注释说：“阴阳者，一分为二也。”又在《求正录·大宝论》说：“命之所系，惟阴与阳，不识阴阳，焉知医理？”《全书·阴阳篇》说：“凡诊病施治，必须先审阴阳，乃为医道之纲领，阴阳无误，治焉有差？医道虽繁，而可以一言以蔽之曰：阴阳而已。”在他的心目中，阴阳学说是中医理论的核心。他根据阴阳互根之理，认为阴与阳既不可须臾离，更不能相失，而是有互相资生的作用。故他说：“阴阳之理，原自互根，彼此相须，缺一不可，无阳则阴无以生，无阴则阳无以化。”故治法上也可运用同样的原理来调理阴阳精气。“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善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则阴得阳升，而泉源不竭。”（《新方八略·补略》）又说：“善治精者，能使精中生气；善治气者，能使气中生精，此自有可分不可分之妙用也”。（《传忠录·阳不足再辨》）这是对人体阴阳、精气互相

依存、互相资生的认识而具体运用于治法上。“故物之生也生于阳，物之成也成于阴，此所谓元阴、元阳，亦曰真精、真气也”（《类经附翼·真阴论》）。人体之真阴真阳，只虑其不足，不虑其有余，故不同意朱丹溪“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论。他写了《阳不足再辨》、《辨丹溪》、《大宝论》等，来论证人体不会阳常有余，综合地说：“夫人之所重者，惟此有生，而何以能生？惟此阳气，无阳则无生矣。然则欲有生者，可不以此阳气为宝？即日虑其亏亦非过也。”（《傅忠录·阳不足再辨》）这是景岳比较重视温补的理论基础。对于脏腑，则比较重视肾、脾，认为肾更为重要。“命门为精血之海（命门总主乎两肾，而两肾皆属于命门），脾胃为水谷之海，均为五脏六腑之本。然命门为元气之根，为水火之宅，五脏之阴气，非此不能滋，五脏之阳气，非此不能发。而脾、胃以中州之土，非火不能生……岂非命门之阳气在下，正为脾胃之母乎？故吾曰：脾、胃为灌注之本，得后天之气也；命门为化生之源，得先天之气也，此其中固有本末之先后。”（《傅忠录·命门余义》）故治法上特别重视补肾，次及脾、胃。

景岳对于各家的学术观点，既吸收其所长，但又不完全苟同，而独树一帜。如对刘完素（河间）“六气皆从火化”而主张苦寒制火之说，在《辨河间》加以评议说：“奈河间不能通察本经全旨，遂单采十九条中一百七十六字，演为二百七十七字，不辨虚实，不察盛衰，悉以实火言病，著为原病式，以讹于今。夫实火为病，固为可畏；而虚火之病，尤为可畏。实火固宜寒凉去之，本不难也；虚火最忌寒凉，若妄用之，无不致死。矧今人之虚火者多，实火者少，岂皆属有余之病，顾可概言为火乎？”夫疾病有寒、热、虚、实，治法有补、泻、温、清，若概视为火而用苦寒药以折之，足以耗损真气，贻害无穷。对于朱丹溪所言“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说，景岳最初颇为信服，继则疑信参半，经过临床实践之后，终则大加反对。认为人体阳既非有余，阴亦常感不足，

应注意扶阳补阴。为了纠正丹溪之偏，特别强调阳之重要性。在《大宝论》中指出：“天之大宝，只此一九红日，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并指出黄柏、知母不仅不能养阴，久用反足以伤阳。因以六味地黄丸、肾气丸为基础，化裁出左归、右归之制，以为滋养真阴及温补真阳之用，以符合王冰所称“壮水之主以制阳光，益火之源以消阴翳”之义。这是在学古之基础上加以改进创新的表现。景岳对于李东垣着重脾胃而主张升阳益胃之法，则比较推崇，故在《辨河间》中提出：“即如东垣之明，亦因之而曰：火与元气不两立。”褒中有贬。这主要是对火的含义认识有所不同，李氏所言之火主要指邪火，张氏所言之火则是真火，由于所指的内容不同，自不能混为一谈了。但对于东垣的处方较杂，用量较轻，也加以非议。景岳比较推崇的为薛立斋、徐春甫等，故多所引用。

景岳对于处方用药，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他自创的新方一百八十六首，分为补、和、攻、散、热、寒、固、因等，称为“新方八阵”，同时收集古方二千二百七十五首，同样分为八类，称“古方八阵”。他主张“凡用药处方，最宜通变，不可执滞。”（《论古法通变》）但又反对杂乱，而力主精专。他说：“用药贵精专，尤宜勇敢，新暴之病，虚实得真，即以峻剂直攻其本。真见里实，则可凉膈、承气；真见里虚，则以理中、十全；表实则麻黄、柴、桂之类，但用一味为君，二、三味为佐使，大剂进之，必赖其力而料无患者，即放胆用之，性缓者（指药物性能，下同）可用数两，性急者亦可数钱。若三、五、七分之数，亦不过点名具数，儿戏而已。”当然，用药应轻则轻，应重则重，贵在医者临证时加以权衡。处方用药，固然要有定见，也不要庞杂以免互相牵制，达不到预期的疗效。他批评一些医者说：“凡遇一证，便若观海望洋，茫无定见，势有不得不杂乱，而用广络原野之术。盖其意谓虚而补之，则恐补之为害，而复制之以消；意谓实而消之，又恐消之为害，而复制之以补。其有最可哂者，则以不寒不热、

兼补兼泻之剂，确然投之，极称稳当，此何以补其偏而救其弊乎？”（《传忠录·论治篇》）这种意见是很正确的。因为疾病的机理，不外是邪正的偏盛偏虚，医者用药治病，便是补偏救弊。邪气盛者攻之、泻之、消之、散之；正气虚者补之、固之、温之。疾病虽会有虚实夹杂，但必有主次之分，医者需有定见，才能用药恰当。故张氏指出：“与其制补以消，孰若少用纯补以渐而进之为愈也；与其制消以补，孰若微用纯攻，自一而再之为愈也。”他主张循序渐进，避免繁杂而互相牵制。当然，寓攻于补，寓补于攻之法是有的，但要善于掌握。

景岳是强调四诊合参、八纲辨证来分别施治的。后人把他定为温补派的主要人物之一，这是不够全面的。他为了纠正刘河间主火派的流弊，而强调温补，乃补偏救弊之言，其实他是主张随证施治的。如在《论治篇》说：“凡看病施治，贵乎精一。盖天下之病，变态虽多，其本则一；天下之方，治法虽多，对证则一。故凡治病之道，必确知其寒，则竟散其寒，确知为热，则竟清其热，一拔其本，诸证尽除矣。”在其自制之《新方八阵》中，既有补阵，也有攻阵，既有热阵，也有寒阵，既有固阵，也有散阵。张氏并非不问寒热虚实而概用温补。从历史来看，景岳处于明代末期，社会动乱不定，豪门贵族则骄奢淫逸，人民群众则饥寒劳役，病多由精气不足，肾脾亏损所致，是可以想见的。一个人学术思想的形成，与其所处之时代环境有密切的关系。医家所接触和面对者是具体的疾病。正如张氏在《脏腑别论》指出：“人之气质有常变，医之治病有常变，欲知常变，非明四诊不可。”不过，景岳比较偏重温补也是事实，如药物中特别推崇人参、熟地，认为“人参有健运之功；熟地禀静顺之德，一阳一阴，相为表里，一形一气，互主生成，性味中和，无逾于此。”（《本草正·熟地》）甚至说：“凡临证治病，不论其有虚证无虚证，但无实证可据而为病者，便当兼补。”（《论治篇》）这种说法，未免有所偏倚了。

三、对妇科的观点

《妇人规》二卷，是景岳的妇科专著，内容较为完备，理论详明，方药丰富。既引用各家之论述（除内、难外，共引用了二十二家有关的论著），也提出自己的见解。对于妇科的论点，与其整个学术思想是一致的。女子属阴，而血属阴，故女子以血为主，其生理特点以月经为重点，所以月经之调与不调，可反映身体的健康状况，故妇女首重调经。《经脉诸脏病因》说：“女人以血为主，血旺则经调而子嗣，身体之盛衰，无不肇端于此。故治妇人之病，当以经血为先。”原乎月经之来潮，与脏腑经络的物质功能有密切关系。《素问·上古天真论》指出：“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髮长；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坏而无子也。”天癸是什么？张氏说：“盖天癸者，言后天之阴气，阴气足而月事通。”（《经脉之本》）又说：“元阴者，即无形之水，以长以立，天癸是也，强弱系之，故亦曰元精。”（《阴阳篇》）其意认为天癸是人体经过后天一定时期滋养而逐渐产生的一种阴液，而这种物质是肉眼看不到的，与唾液、汗液、血液、尿液、泪液、涕液、精液等肉眼所能看见者不同，故称为无形之水。惟其作用却非常重要，人体之生长发育和盛衰，都与它有密切的关系，故曰以长以立，强弱系之。它对月经之来潮与否更有直接的作用，天癸至则月经按期来潮，天癸竭，月经便终止。这与今天所言之性腺内分泌素相似。它首先与先天之肾，其次和后天之脾有密切关系。故“调经之要，贵在补脾胃以滋血之源，养肾气以安血之室。”（《经不调》）因为七情、六淫、饮食等病因，虽可起于心、肺、肝、脾，但“及其甚也，则四脏相移，必归脾肾。”（《经脉诸脏病因》）且妇科疾病，“虚者极多，实者极少。”（《经不调》）又说：“凡今妇人，十有九虚。”（《用药法》）故治法上多

用健脾补肾。脾肾之中，尤以肾为重要。所谓“阳邪之至，害必归阴，五脏之伤，穷必及肾，此源流之必然，即治疗之要着。”（《经脉诸脏病因》）这些论点，与景岳的学术思想是统一的。

对月经病的诊视，除脉证以外，《妇人规》特别提出辨经色以分辨寒、热、虚、实，这对辨证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强调对妇产科疾病的诊疗，必须随证、随人，不能执成不变。如《安胎》中说：“胎气有寒而不安者，有热而不安者，有虚而不安者，有实滞、气滞而不安者”，治疗用药，则“宜凉则凉，宜补则补，唯以安之、固之为主治。”“盖胎气不安，必有所因，或虚或实，或寒或热，皆能为胎气之病，去其所病，便是安胎之法。故安胎之方，不可执，亦不可泥其月数，但当随证、随经，因其病而药之，乃为至善。若谓白术、黄芩乃安胎圣药，执而用之，鲜不误矣。”景岳对各种病都强调辨证施治，反对执泥。虽说他是温补派，但却不同意丹溪提出“产后当大补气血，虽有杂证，以末治之”的说法，他指出：“凡产后气血俱去，诚多虚证。然有虚者，有不虚者，有全实者。凡此三者，但当随证、随人，辨其虚实，以常法治疗，不得执有诚心，概行大补，以致助邪。”（《论“产后当大补气血”》）因为如产褥感染、瘀血滞留等病，多属正虚邪实甚或纯实证，按标本先后缓急之原则来说，则应先祛邪以治其标，决不能概用大补气血以留邪。因病变不同，倘有是证，则不得不用是药，所谓有病则病受之也。他说：“或产本不虚，而妄用大补之药，以致增病。”可见景岳即使对产后病，也不是主张纯用温补。后世认为景岳是温补派的代表，其实他并非舍弃辨证而无原则地概行温补的。

景岳很重视命门，认为命门是先天和后天立命之门，于人生关系甚大，“命门总乎两肾，而两肾皆属命门。”（《求正录·三焦包络命门辨》）《难经》谓左为肾，右为命门，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故肾与命门对妇女关系极为重要。命门指什么？《求正

录》说：“且夫命门者，子宫之门户也；子宫者，肾脏藏精之府也。肾脏者，主先天真一之炁（同气），北门锁钥之司也，而其所以为锁钥者，正赖命门之闭固，蓄坎中之真阳，以为一身生化之原也。……是命门原属于肾，非又别为一府也。”在景岳之认识上，认为肾与命门，都属于生殖系统之范畴。子宫则为女子之重要生殖器官，故亦即命门。他更明确地说：“凡人之生，唯气为先，故又名为气海，然而名虽不同，而实则一子宫耳。子宫之下有门，其在女者，可以手探而得，俗人名为产门，……夫身形未生之初，父母交会之际，男之施由此门而出，女之摄由此门而入。及胎元既足复由此而出，其出其入，皆由此门，谓非立命之门乎？”故妇科之补肾或补命门，实即调理子宫之功能耳。明乎此，可知补肾法对于妇科的重要了。故景岳称颂许学士独知补肾，薛立斋每重命门，二贤高见，迥出常人，认为这是性命之大本。妇科疾病，均属生殖系统之疾患也。

景岳反对早婚，认为过早斫丧真元之气，易损化生精血之源。妊娠以后，必须节欲，以防引起暗产及堕胎。但生活上不宜过于安逸不动，应适当劳动，使气血流畅，有利分娩。同时反对临盆前的占卜问神等迷信活动，指出这不仅无利于产妇，甚或影响其精神情绪，障碍生产。此外，景岳在《妇人规》一开头便对于封建社会那种男女授受不亲的所谓礼教，严重妨碍男医生对妇科疾病进行望、闻、问、切四诊，影响诊疗质量，提出强烈的控诉。这些意见，具有积极进步的意义。

结 语

景岳之医理，渊源于《内经》，借助于《易经》之哲理。他说：“灵、素之妙，精确无遗。凡其所论，必因理而发；凡其命名，必因形而生，故《内经》之文，字无苟言，句无虚发。”（《求正录》）他重视形和理，形是物质，是组成自然界的基础。理是事

物内在的运动形式，是变化发展的规律。抓住事物的本质，以探究其真理，这是他治学的特点。他在《治形论》说：“吾之所赖者唯形耳，无形则无吾矣。……然则善养生者，可不先治此形，以为复兴之基乎？虽治形之法非止一端，而形以阴言，实惟精血二字足以尽之。”又在《明理》篇说：“万事不能外乎理，而医之于理为尤切。”他的著述，大部分都是为了阐明医理而撰写的。他钻研《易经》，主要是借助其阴阳对立统一和变化发展之哲理，以理解医学的问题。他在《类经附翼·医易》引用孙真人之语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又说：“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大人一理也，一此阴阳也。医易同源者，同此变化也，岂非医易相通，理无二致，可以医而不知易乎？”天地之道，由阴阳之气而造化万物，人体之理，以阴阳二气而长养百骸。中医理论以阴阳学说为核心，而易以道阴阳。故他说：“欲该（同赅）医、易，理只阴阳。”他是把《易经》之哲理移植过来研究《内经》和整个中医学术的。

景岳精研灵、素而多所发挥，如脏腑学说中，《内经》比较重视心，认为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景岳却认为肾与命门是性命之大本，五脏之阴气，非此不能滋；五脏之阳气，非此不能发。若命门亏损，则五脏六腑皆失所恃，而阴阳病变，无所不至。故创立左归、右归等方以滋补肾之阴阳，这是一种发展。

后世对景岳毁誉参半，但他对医学既有继承，又有发展，丰富了祖国医学之内容，这是不可否认的。他对学问的研究，能解放思想，敢于冲破前人之藩篱，且文章雄辩，逻辑性强，治学严谨，虽一方之微，也不敢掠他人之美。如生化汤写明是古人钱氏的（佚名，后人多以为此方是傅青主者，实误）。此可见其对事理之认真。张氏由于反对河间的主张寒凉而偏于温补，但有时不免矫枉过正，惟总观其全部著述，贡献还是很大的。在妇科方面，立论比较允当，内容亦较切合实际，对于临床应用，足资参考，值得推崇。

景岳有关论著原文摘录

《传忠录·明理》 万事不能外乎理，而医之于理尤切。……苟吾心之理明，则阴者自阴，阳者自阳，焉能相混？阴阳既明，则表与里对，虚与实对，寒与热对。明此六变，明此阴阳，则天下之病，固不能出此八者。

《类经图翼·五行统论》 五行即阴阳之质，阴阳即五行之气，气非质不立，质非气不行，行也者，所以行阴阳之气也。

《传忠录·阴阳篇》 凡诊病施治，必须先审阴阳，乃为医道之纲领。阴阳无误，治焉有差？医道虽繁，而可以一言蔽之者曰：阴阳而已。故证有阴阳，脉有阴阳，药有阴阳。……设能明彻阴阳，则医道虽玄，思过半矣。

道产阴阳，原同一气。火为水之主，水即火之源，水火原不相离也。……其在人身，是即元阴元阳，所谓先天之元气也。欲得先天，当思根底。命门为受生之窍，为水火之家，此即先天之北阙也。

凡人之阴阳，但知以气血脏腑寒热为言，此特后天有形之阴阳耳。至若先天无形之阴阳，则阳曰元阳，阴曰元阴。元阳者，即无形之火，以生以化，神机是也，性命系之，故亦曰元气；元阴者，即无形之水，以长以立，天癸是也，强弱系之，故亦曰元精。元精元气者，即化生精气之元神也。生气通天，惟赖乎此。

阴根于阳，阳根于阴。凡病有不可正治者，当从阳以引阴，从阴以引阳，各求其属以衰之。

《类经·藏象类》 天癸者，天一之气也。任冲者，奇经之二也。任主胞胎，冲为血海，气盛脉通，故月事下而有子。月事者，言女子经水按月而至，其盈虚消长应于月象。经以应月者，阴之所生也。